



朱子語類

真筮七

本朝

盜夷

歷代

諸子

口 13
2939
45



2923
45



重錄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四

歷代一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龐率闕祖。以下歷代史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根

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証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

以伯恭每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蒙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

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

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玉

曹器遠說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云云先生曰伯夷當

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云黃屋左纛朝以十

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曰某嘗謂史記

去五味均平箴



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踈闊不接續處
如此等是也祖

因言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
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略却都是漢道
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
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
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
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不取吳
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
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
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
春秋攷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

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而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
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帶

顏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况其他史無注
者漢宣渭上詔令單于毋謁范升劾周黨伏而不謁謂
不知是何禮數無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
不可考矣方子必大錄云
想謂禮必又重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賦
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使
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
漢書言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如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一箇人字甚

分曉夫道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拳音秦攘臂繩今之骨袖手圍也
言解圍者當善解之不可牽引秦繩也批亢擣虛亢音
剛喉寵也言與人鬪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見其能勝
也備

沈存中以班固律曆志定言數處為脛說是小說中脛廟
之意蓋不曉筭法而言爾隸

漢書引繩排根音反不附音者今人誤讀根為根注云猶今
言根格音反之類蓋閨中俗語如此根格猶云抵拒擔
閣也引繩排根如以繩扞拒然備

劉昭補志於冠憤車服尤詳前史所無子方
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

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錄

多東坡此文亦不曾見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
好先生云云又云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揚
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
之

舊唐一傳載乞加恩相主事其文曰恩加四海宋景文為
改作恩加骨肉

五代史畧假借太原以劉知遠之後非僭竊辭較直也揚
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寔處
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
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

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係猶
 砥礪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謂齊梁
 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又温公不喜權謀至
 修書時頗刑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
 處刪去數行只讀着都無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別做
 論說以斷之驥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
 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
 小說

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温公即否明仲云豫讓好處
 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
 無見識必非温公節也方

温公無自節通鑑今所有者乃為本序亦偽作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
 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
 多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
 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
 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為更
 法之首温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
 之者不見來歷温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
 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備
 通鑑事末利及怠而貪者舉以為收孥謂收之為奴婢不
 得比良民有罪則民得以告之官而自殺之 備

温公論才德處未盡如此則才都是不好底物矣問
 或問温公才德之辨曰温公之言非不是但語脉有病耳
 才如何全做不好人有剛明果決之才此自是好德亦
 有所謂昏德者塊然無能為亦何取於德德是得諸已
 才是所能為若以才德兼全為聖人却是聖人又史雜
 箇好不好也錄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已
 才者能有所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
 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温
 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也
 問温公言觀察強毅之謂才觀察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温
 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

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便將何者喚作德也錄
 温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觀察強毅為才先生曰皆是德也
 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明便是智強毅便是勇賜
 陳仲亨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
 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今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
 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
 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
 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剛
 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
 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
 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
 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

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温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見事改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輕重然又載周丘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温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温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温公表理不透曰温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楊温公謂魏為正統使當三國時便去任魏矣知升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温公利餐錢故遲遲温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

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學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裡做成元無義例祖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高祖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知温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高氏唐人通鑑中康衡傳司馬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孫致堂嘗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未又說別處夫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

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惠未得入
它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

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
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

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此處置豈
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楊錄云人

好然今看都只是和
質有與叔緊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

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

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
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蒙端

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

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
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蒙端

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

唐鑑諫論覺以迂緩不切考其意蓋王介甫秉政造新法
神考專意信之以為真可以振起國勢一新其舊故范

氏之論每以為此惟在入主身心之間而不在法如言
豐財在於即用神考曰豈有着破卓襖破皮鞋即能致

國富邪謹

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

之但理不及唐鑑耳祖閑

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

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
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
久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
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
那有激便不平正夫道

或說二氣五行錯揉萬變曰物久自有弊壞秦漢而下二
氣五行自是較昏濁不如太古之清明純粹且如中星
自堯時至今已自差五十度了秦漢而下自是弊壞得
箇光武起整得畧畧地後又不好了又得箇唐太宗起
來整得畧畧地後又不好了終不能如太古或云本然
底亦不壞曰固是論歷代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據襲莫可

誰何而畿內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
不可得如封萬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鄆地因而取之
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
常以為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
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備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
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
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即殺懷公此乃異
日六卿分晉之兆必

問春秋時良法美意尚有存者曰去古愈近便古意愈多

升卿以下
下春秋

成周之時卿士甚小到後來鄭武公們為王卿士便是宰

相恰如後世侍中中書令一般

論周稱卿士不同在周官六卿之屬言_之則卿士乃是亦卿之士也徒我人如皇父卿士番為司徒如周人將界虢公政亦卿士卿士惟月衛武公為平王卿士之類則這般之職不知如何子蒙

封建世臣賢者無頓身處初間亦未甚至春秋時孔子事如何學可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儲室獨夏之事責之但恐無叔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

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主不忍戕民之意味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主之意矣備

問揚管仲子產如何揚謂管仲全是功利心不好子產較近道理聖人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然只就如此如何是本原頭有病否曰是本原雜問傳全美謂范文正所為似子產謂知是否曰文正疎決不相似亦鹿曰只是雜揚

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傑人

問晉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此是信禮否曰此是假禮
 信之名以欺人欲舉而用之非誠心也如湯之於葛葛
 云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葛云無以供犧牲
 湯使人遺之牛羊至於不得已而後征之非是以此餌
 之而圖以殺之也又云司馬遷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皆是降陰德以分紂之天下不知文王之
 心誠於為民者若此又云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
 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
 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
 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者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
 之而後罪之也卓
 因論甯武子義劄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多

世臣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晚義理
 時君臣都易得相親天下有天下之君臣淳報云大君小
 君臣處有小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
 漢以來便都遠絕今世如士人猶畧知有君臣之分若
 是甲夫去京師動數千里它曉得甚麼君臣本朝但制
 兵却有古意太祖軍法曰一階一級皆歸服事之儀故
 軍中階級却嚴有定分錄義制淳
 鬻拳只是箇粗豪人其意則忠而其事皆非理不足言也
 獨
 子升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謂之亂臣賊子
 亦未可又問還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為通論
 否曰古人自有這般事如不為舊君服之義可見後世

天下一家事体又別然亦以其出亡之故若曾臣事之亦不可也又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之本

越棲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史記故後號為百越此間處處有之土多有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邑也春秋末楚地家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蠻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豪之夢皆是初間若不得齊威管仲者他氣勢定是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溢美哉吳之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卒以後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吳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往吳教之射御戰陣這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也是見得齊晉都

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甯夷中之豪傑今浙間是南越地乎曠閩廣是東越地狹多阻南豐送李柳州誤謂柳為南越賈

越都會稽今東在土地只如今閩狹後并吳了却移都平江亦名會稽秦後于平江立會稽郡吳越國勢人物亦不爭多越尚着許多氣力今虜何止於吳所以圖之者又不及越如何濟事今做時亦湏着喫此艱辛如越始得范蠡文種未是難二人皆在越籠絡中此是難其在范紹興想像越當時事亦自快人越止一小國當時亦未甚大段富貴在越自克如此亦未是難事然自越之後後來不曾見更有一人似之信立事之難也揚

范蠡載西子以徃王銍性之言歷攷文書無此事其原出

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吳會一舸隨鳴夷王解此意又不
然曰王性之不成器如這般潑事渠讀書多攻究得甚
精且多也 楊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雖能折子擊却非知道者
之言不成我貧賤便可凌人此豈忘乎貧賤富貴者我
陳仲亨不以為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為子擊語意
而發但子方却別有箇意思它後面說言不用行不谷
則納履而去此是說我只是貧賤不肯自詘說大人則
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聖人無小大無敢慢不肯如
此說但視那為富貴權勢所移者有間矣聖人氣象固
不如此若太賢以下則未免如是

戰國以下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裡垂
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一事
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哉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矣
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是他們愛去立說
後都不去攻教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
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故一
且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潛王則人心自是休了它
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它以燕之力量也
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
毅不是不要取它也煞費氣力被它善守後不奈他何
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它當時也

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它當時那昂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甲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季便是樂毅也然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不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棄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入如齊但有田單盡死即恁地守便不奈何剛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與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有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樂毅昔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

潛主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光武下城不得明帝謂之太速

謂賢矣但以義別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匡之趙而闢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改說大故取說它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寔它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壁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至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

則國勢也解不振。史傳國皆以寶王之屬為重。君子
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
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成了
便不敢去如蘭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它須是料得
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死
此當時被它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春秋時相殺甚者，看相罵然長平坑殺四十萬人。史過言
不足信。敗則有之。看謂之盡坑四十萬人，所幾多。既在
又趙卒都是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受死？決
不可信。又謂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東之類，何嘗有
此等事。皆史之溢言。
常疑四十萬人死，恐只司馬遷作文如此，未必能盡坑得

許多人明德

常思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倘曰使
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笨底人
必者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着下智人
底人亦必不看着中智底人必看着則墮其機矣。嘗思古
今智士之謀畧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
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個
燕丹知燕必亡，故為荆軻之舉。明德
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踈。
陳仲亨問合從便不，便曰溫公是說合從為六國之使觀
當時合從時秦也是惧。蓋天下盡合為一，而秦獨守關
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長策，但它幾箇心難一如何有箇

人竟攪得他，也是難。這箇却須是如孟子之說，方得。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孟子只是責辨于已，設使當時有仁政，則如大旱之望雲霓，民自歸之。秦雖強，亦無如我何。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它，術高切以為正是失策。處曰：某謂未必有此。言謂激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稱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儀入秦，庶秦不來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了這一着，後狂點出此事來，謾人。義剛曰：蘇秦激怒張儀，事上其荒疑不恁地做得。蘇秦豈不知張儀入秦，翻了他相，是蘇秦輸了這一籌，其徒遂裝撰此等說。時范維屏澤之徒多是乘人開隙而奪之，位何希，理當

吳起在國強兵破遊說之言縱橫者若是立
脚後實自不容此輩紛紜擾亂也

問：閔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亂，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入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廣。

陳仲身以義剛所疑，問云：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伯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料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作道之說耳。

先生曰：執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太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義剛問不知，温公削去前，一截，是如何。曰：他說無此事，不肯信。又問：如子房招四皓，伊川取之，以為得納約自滿之義，而温公亦削之，如何？曰：是他意裏不受，不合他意底，則削去。某常說：陳平說高祖曰：項王能敬人，故多得廉節之士；大王慢侮人，故廉節之士多，不為用。然廉節之士，終不可得。臣願得數萬斤金，以間疏楚君臣。這便是商鞅說孝公底一般。他知得高祖決不能不慢侮，以求廉節之士，但直說他則恐未必便從，故且將去，嚇他一嚇，等他不從後，却說之。此改與商鞅之術同，而温公也削去。若是有此一段時，見得他說得。

有_レ意思，今削去了，則都無情意。他平白無事，教把許多金來用，問高祖便肯如此等類，被他削去，底多如何恁地得善善惡惡，是非皆着存得在那裡。其間自有許多事，若是不好底，便不載。時孔子一部春秋，便都不了。那_レ裡，而何所不有。義剛曰：元本云：商鞅先以帝王之說，孝公此只是大拍頭，揮他底。它知孝公必不能用得這說，且說這大話了，却放出那本色底來，通鑑削去前，一即温公之意，謂鞅無那帝王底道理，遂除去了。温公便是不曉這一般底人，如條件擊吳楚，到洛陽，得劇孟，隱若中一敵國，亦不信他。說道：如何得，一箇俠士，便隱若一敵國，不知這般人得之未必能成事。若為盜，所得然會曉人，蓋是他自有這般實客。那一般人都信向他，若被他一下，鼓動得去，直是能生事。又如陳平說高帝，謂項王一下，入能得廉節之士。大王慢侮人，故嗜利無恥者歸之。大王誠能去而短集，而長則云云。然王恣慢，慢必不得。高祖必不能下士，故先斤金以間楚君臣，這也是度不得高祖必不能下士，故先說許多話，教高祖亦自知做不得了。方說他本謀來，故

能使變孫錄同但云温公性朴直便是不曉這般底人得間都無這般底人

以今觀之秦取六國當甚易而秦甚難之以古來無此樣不敢輕易因說後世篡奪難本凡事前未有樣者不易

什亨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是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曰秦便

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决裂阡陌觀此可見這兩句自是合掌說後人皆不曉唐時却說寬鄉為井田彼鄉為阡陌東萊論井田引蔡澤傳兩句然又却多方回互說說公那開創阡陌之意上去

問井田阡陌曰已前人都錯着了某嘗改來盖陌者百也阡者千也井田一夫百畝則為遂遂上有徑此是縱為陌十夫千畝則為溝溝上有畛此是橫為阡積此而往百夫萬畝則為洫洫上有涂涂縱又為陌千夫十萬畝則為澮澮上有道道橫又為阡商鞅開之乃是當時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為無用一切破蕩了蔡澤傳云商君决裂阡陌乃是如此非謂變井田為阡陌也變係

人皆謂廢古井田

開今井田云云阡陌是井田路其略甚大廢田遂一齊開小字作用故謂

之破井田開阡陌場伯恭言秦變法後世雖屢更數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意

好但使伯恭為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問後有聖賢

者出如何曰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

也曰秦之法蓋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

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主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

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

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它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

整頓只是犯眾怒多下面逼得未緊所以不旋踵而亡

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

不置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

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眾怒當時但聞秦字不

聞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

趙王更阻遏它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

商藍田入關前錄作從長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

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番取子嬰在也錄

秦以水德王故數用六為紀振

五德相承古人所說皆不定謂周為木德後秦以鄒衍之

說推之乃以為火德故秦以所不勝者承周號水德漢

又承周不承秦後又有謂漢非火德者王莽又有云云

三代而上未有此論則東坡謂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

又未必是揚

咸陽在渭北漢在渭南秦建十月口以通鑑不曾契勳揚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語類卷一百三十四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五

歷代二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嬴秦漢初是也揚

周太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

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喝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

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

是實了至之後却有忠實底意漢承秦滅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海

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刻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

衰底意思入家亦然義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

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祖

伯謨問汪公史評說鄼令其說得好曰高祖那時也謾教他去未必便道使得着文問聖人處太公事如何曰聖人須是外放教寬一面自進必不解如高祖突出這般說話然高祖也只是寬他劉項之際直是紛紛可畏度那時節有百十人有千來人皆成部落無處無之那時也無以為糧只是劫奪孫賀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此兵攻之他却不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權心人傑力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問舜棄天下猶錄云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疑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義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當人傑錄云分義之說則大不可然豈宜以此責高祖若以下

此責之全無是處也方子錄却云杯羹之語只得如此

問卷虎自遺惠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太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若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邪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為君父報仇明德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

則不待攻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祖壯
伯豐因問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會
不得但它見太公權等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亦古
所未有耳當

高祖斬下公赦季布非誠心欲神太義時私意耳季布所
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
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書

義剛說賜姓劉氏云古人族系不亂只緣姓氏分明自高
祖賜姓而譜系遂無稽改姓氏遂紊亂但是族系紊亂
也未害於治體但一有同姓異姓之私則非以天下為
公之意今觀所謂劉氏冠非劉氏不王往往皆此一私

意使天下後世有親疎之間而相戕相黨皆由此起先
生曰古人是未有姓故賜他姓教他各自分別後來既
有姓了又何用賜但一時欲以恩結之使之親附於已
故賜之如高祖猶少如唐夷狄來附者皆賜姓道理也
是不是但不要以公樣恁地起風作浪說義剛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
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
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為之亦未濟事在

子方

高祖子房英項羽雄道
嘗欲罵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魯禹初見光武時
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

策編為一卷雜

程先生謂何追韓信高祖通知亦有此理無垢謂申屠嘉責鄧通文帝亦通知恐未必然嘉乃高祖時踏弩之卒想亦一樸直人文帝教做宰相便為他做有事當行便行大事記解題謂自嘉薨宰相權便輕了為以御史大夫副之也楊

論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帝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謀入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

昔此意也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大道

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畧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試然不黃老為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子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平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

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歎了子房之
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廣
子房多計數堪下處下楊

張良一生在荆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
橫屍萬里他都不知

叔孫通為絲莖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

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素人尊

君卑臣之法人傑必大錄云叔孫通制漢儀一時上

尊君卑臣如秦人之意而已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

是它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它耳當

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紛爭却不出只為

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裏小才然

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當

伯也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

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崩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

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為太

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

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不得蓋題自

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心

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必帝少帝

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

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

不謀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賊

劉如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
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
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它不憤五
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為固謬然當時便
廢他不得備

召平高於四結但不知高后時此四人在甚處蔡文云康
節謂事定後四人便自去不曰也不見得恐其老死亦
不可知廣

韓信反無證見祖

問南軒掌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詭詐無狀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道

文帝事景帝不曉事敬

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所
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
為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之景者亦只是養民一節畧
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無大好處或者說閔睢之詩正
謂康后淫亂故作以譏之蒙

文帝不欲天下居三年喪不欲以此勤民所為大綱類墨
子孫

或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
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
日小功七日織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
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織者只三日恐亦

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乃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蒙子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於乎三

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何夫道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軍法又聞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看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及時更

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輒易也自脩

賈誼說教太子方說那承師問道等事却忽然說帝入太學之類後面又說太子文勢都不相干涉不知怎地賈誼文章大抵恁地無頭腦如後面說春朝朝日秋莫夕月亦然他方說太子又便從天子身上去某掌疑三代之禮一句合當作及其為天子字蓋詳他意是謂為太子時教得如此及為天子則能如此它皆是引禮經全文以為證非是他自說如此剛義

問賈誼新書云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應律聲音應律恐是以歌詠而言曰不是如此太子

新生太師吹律以驗其啼所謂應律只是要看他聲音高下如大射禮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便是此類文

問賈誼新書立容言卑立何謂卑立曰不可曉如儀禮云疑立疑却音吃吃然而立也節

問賈誼新書曰此誼平日記錄藁草凡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子方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誌藁耳中間事事有廣

問賈誼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嘗言本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今日金虜亦是如此昌父曰交隣國待夷狄固自有道五餌之說恐非仁人之用心曰固是但虜人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不為則

已為則五餌須並用然以宗室之女妻之則大不可如
 烏孫公主之類令人傷痛然何必夷狄齊人歸女禁便
 是如此了如阿骨打初破遼國勇銳無敵及既下遼廣
 卷其子女而北肆意盡感行未至其國而死因笑趙
 曰頃年於呂季克處見一畫卷畫虜酋與一胡女並轡
 而語季克苦求詩某勉為之賦末兩句云却是燕姬解
 迎敵不教行到殺胡林正用阿骨打事也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說武
 帝強文帝其論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
 此而已其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題自只如此先
 王之道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
 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

不大為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
 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呂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揜
 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脩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
 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
 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
 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
 如此掌因入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
 若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
 若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
 門曰云狂者志高可以為有為者志素有所為而不可
 以有守漢武狂然文不絕不足言也。淳。寓錄見
 狂狷章

漢守高祖無功不侯之法甚嚴武帝欲侯李廣利亦作計

終破之法制之不足恃除得人方好因論 取武帝
曰其英雄乃其不好處看人不可如此又謂文帝雖
只此然亦不是留中無底觀與賈誼夜半前席之言則
其論說甚多誼蓋皆與帝背者帝只是應將法誼雖說
得如厝火薪下之類如此之急帝觀之亦未見如此又
云彼自見得當時之治亦且得安靜不可撓揚

武帝做事好揀好名自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我
平拔之憂若果以此為耻則須脩文德以來之何用窮
兵黷武驅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償鋒鏑之慘
武帝征匈奴非為祖宗雪積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
王名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如封禪書所載祠祀

事樂書載得神馬為太一歌及黜進曰先帝百姓豈能
知其肯邪公孫弘曰黜誹謗聖制當族下面却忽然寫
許多禮記又如律書說律又說兵又說文帝不用兵贊
歎一場全似箇醉人東撞西撞觀此等處恐是有意開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
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太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深了覺
見不是又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蘇子
由古史前數卷好後亦合雜權謀了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揚
漢儒注書只注進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揚
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
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不

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恚得惡模樣了義剛曰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剛義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學可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孺以口過戒子孫而他自有累屍之禍先生曰來葑來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己師法不當如此論也海若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須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論此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恣底便喚做王嚴詰

底便喚做伯明道王伯劄子說得後自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矣剛義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它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它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剛義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為大事其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一句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道夫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入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揚

楊惲坐上書怨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其書謂之怨則有之何謗之有淳正淳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邑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它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它性自恬退又且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元帝是時年十二如何便逆知其後來事曰若是狡者便難知如南北時有一王當面做好人背後即為非此等却難知若庸謬底人自是易見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

先生因言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

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辭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一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閑雅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字亦是鄧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旁柱為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場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

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太計明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

朱然然曰欽欽常如對陳馮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持

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令人率

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

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

龐參閣略而能有成者備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孺

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意傳

所載脩孔子廟事說夫子若曾覆射者然甚怪曠

徐孺子以綿漬酒藏之雞中去吊喪便以水浸綿為酒以

奠之便歸所以如此者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別處底

所以綿漬者蓋路遠難用器皿盛故也煮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

為之依歸想是然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

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那孔子便

告以四代禮樂因說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

惠聖之和都是箇有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

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孟必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過又

問伊尹莫是枉尺直尋曰伊尹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

至枉尺直尋絲

亂世保身之難由屠蟻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下稱人

之美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宦者葬

其為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為之詭過揚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以行志也方今
 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
 可去乎慨然嘆曰使桓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賈
 問器遠君舉說漢黨錮如何曰也只說當初所以致此止
 緣將許多達官要位付之宦官將許多儒生付之閑散
 無用之地所以激起得如此曰這時許多好官尚也不
 是付宦官也是儒生只是不得入許多節義之士固是
 非其位之所當言且足以致禍某常說只是上面欠一
 箇人若上有一箇好人用這一邊節義剔去那一邊小
 人太故成一箇好世界只是一轉關子賀孫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則
 劇其實不曾說着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

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
 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
 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宦者未
 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乖這只是胡說那時節是甚
 麼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之子纘纒七八歲方說
 梁冀跋扈便被弑了立蠡吾侯為桓帝方十五歲外戚
 宦官手裏養得大你道他要誅他不要誅他東漢外戚
 宦官從來盤踞軌轍相銜未有若此之可畏養箇女子
 便頓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蹶跌
 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為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易未
 有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未如何曰某嘗
 說唐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未真是無着

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百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太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謨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太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着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

萃作詩史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珣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瑁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賀孫

荀文若為宦官唐衡女婿見殺得士大夫厭了為免禍計耳升卿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義剛

漢有十州一州建一刺史刺舉一絡則諸侯郡守雜建諸侯甚大如齊七十餘城大率置官法度之類與天子等七國變後方漸削奪主父偃用賈誼策分王諸侯子孫方漸小了後漢亦雜建魏陵逼諸侯甚每令人監之不待朝覲并親知往來曹孟德待宗室如此晉大封同姓

八王之亂以此元帝中興亦以此齊梁間削奪諸侯尤甚唐亦尚有之然只是遺領楊

漢律康成注今和正文皆亡矣淳

漢人斷獄辭亦如今之款情一般具其罪引某法為斷淳

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後漢有此語想此二字是自古相

傳淳

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五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六

歷代三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太言耳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按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一太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雉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端蒙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



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看救他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荆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大錄少異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答連營七百餘皇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益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必大

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粗疎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此王仲淹則

不以其細密他却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木之或問孔明曰南軒言其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子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升卿

問孔明典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富。淳錄云孔明也粗若興禮樂也是禮樂中人也時也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并寫申子之類則其學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關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

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
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
後竟不肯為之揚
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
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
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時可問王
猛從符堅如何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殺符生與東海
公陽分明是特地殺了而史中歷數符生酷惡之罪東
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樓子上見它門前車馬甚盛
欲害符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近人情蓋皆是已子不
應便專愛堅而特使人殺東海公也此皆是史家要出
脫符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時舉

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准
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
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
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
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
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
功歟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班
駁功未成故如此曰然則寧事之不成就曰然
器遠問諸葛武侯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
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
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太義聲
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

語類

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入心如此賀孫

毅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動着便粘手惹脚薄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意取荆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

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乎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逐為陸遜所虜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乎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謨

直卿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此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

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繞緩人便一切
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
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馮亭毗來過令不出其其實
是不敢出也國家只管與講和聘使往來賀正賀節稱
叔稱侄只是見鄰國不知是讎了又問勾踐謀吳一十
年又如何曰事體不同諸侯各有國未便伐吳則越亦
自在如此謀乃是楊

孔明出師表文選與三國志所載字多不同互有得失五
月渡瀘是說前事如孟獲之七縱七擒正其時也渡瀘
是先理會南方許多去處若不先理會許多去處到向
北去終是被他在後來間作撓既理會得非惟不被
他來撓又却得他兵眾來使賀孫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從周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淳

孔明治蜀不曾立吏官陳壽險甚楊錄作檢拾而為蜀志故甚

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
暇及此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
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看史策自有談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牛谷
踰往在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牛
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楹
是曹操婿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

諛載不盡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
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賈孫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
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嚮大自不須用變詐譬
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
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
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此意智勝之又
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
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
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鬪者有專
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壞下
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

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
軍有二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為十
軍二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止自管
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止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
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
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
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
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又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
之陳蓋是此法握幾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
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泐處所以水不能漂蕩
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人
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友晝夜用師萬倍

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源者一其原本三五友
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
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替者善聽聲者善視則
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為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
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入每章
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更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
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為知饒州汪其斷配人傑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
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
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為正合八陳之法曰此
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
相戰闕只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來

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
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
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
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徒省文爾看
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
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
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
陣亦豈容緊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審
休通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
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十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
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建
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系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為只用

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
 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陣之先後
 更迭食之士李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云劉信叔順昌
 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時極
 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
 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着手乎則曰熱甚不可着
 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
 數替於是下令軍中可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
 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胥快元城劉師閱向張
 姜粲為之與今冰虛故能大敗虜人魏公督軍暑藥以
 散方大槩相似似多冰虛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之甲士甲
 熱不堪着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勢可知又未至有
 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

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奔竹筒狼
 籍其豆於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為竹筒所
 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
 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力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又皆
 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
 人儒用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有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
 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闔先生笑曰只辨若是
 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人與一
 箇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
 打法對副雄壯底便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
 之法有以寡敵眾之理先生曰也須是多寡強弱相得

可也又須是人雖少須勇力齊始得蔡云終不得使
病人與壯人鬪也賀孫

陣者定也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齊遇敵次列
便已成正軍矣李通語

用之間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間
只管籌來策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
是爭些子李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
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賀孫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
備位而已道大

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款以氣相勝非是好奇
思人傑錄云觀陸抗正是彰如漢文修射作祖墓及石

勒脩祖述母墓事皆相近必大

王儀為司馬昭軍帥昭殺之雖無辜儀仕晉猶有可說而
良不仕乃過於厚者稽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
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雖之過自不相掩
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
之譏初不可免也當

人傑錄云儀嘗仕
詔而昭誅之云云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
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畢顯不隔
絲毫闕祖

湯執中立賢無方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

惟顧榮賀循有入望不得已而用之人傑
二尊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上稱
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尊徐顧臨
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
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人傑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謙之力量
反做不成曰王導謙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淳錄云人
常以王導
比謙然謙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
人謙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
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謙安也被這
清虛絆了都做一个不得又問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
原否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却在倫理中行那老子

却是出倫理之外它自處得雖甚卑不好聲不好色又
不要做官然其心却是出于倫理之外其說然實事如
鄉原便却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未嘗恰理在義剛
謙安之待桓温本無策温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計九錫
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箇二十
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
日自比謙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謙安謙安特幸未踈脫
置前輩云非晋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
雄衆來謙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晋亦必知
乏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
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太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晋邊便坐

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當揚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先孝寬乃獻金尉遲迥始當疑之既不與它為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辯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謙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得免死耳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它却有措置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

溫太真處王敦事難先生云亦不佳其做不得揚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內感或以為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

只要包合一箇渾淪底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須聚合說正不必如此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謨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却簡古堯夫辭極卑道理却密升卿

陶淵明古之逸民若海

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合王猛滅

言類 卷之五十一
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發忽然堅至蓋其
心又志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
以後來如此間

王猛事符堅然有事節符堅之兄乃其謀殺之 賀孫

相温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
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揚

晋任宗室以八王之亂自宋而後皆殺兄弟宗室以至
去知其不好途中見人哭問如何先曰病死曰病後何

哭至有臨刑時子曰念佛者皆合掌願後世莫生王侯
家揚

蘇綽立祖庸等法亦是天下人殺得少了故行得揚
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

却曾讀書來問晋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
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
安江沱耳問祖逖推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
可觀曰當是時王導已不愛其如此使戴若思輩監其
軍可見如何得事成問紹興初岳軍已向汴都秦相
從中制之其事頗相類曰建炎初宗澤留守東京招徠
群盜數有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即當時事便可整
頓乃為汪黃所制快快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
群盜分散四出為山東淮南劇賊 德明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祖道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當翰問汝宜早參及次早建
成今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着甲持刃見高祖

高祖在一處沒舟程可久謂既許明早理會又却去沒舟此處有關之或為隱諱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決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見三兒要相殺如何尚去沒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罪處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說

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端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為官屬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段于鄆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

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密即東都縛楊帝獨夫天下必應揚謂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揚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厚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端蒙

高祖辭得九錫却是端蒙高祖與裴寂家既官人私侍之說未必非高祖自為之而

史家反以此文飾之也端蒙

因論唐事先生曰唐待諸國降主不合道理竇建德亦行亦合理忽然而止不可曉王世充却不殺當初高祖起太原入關立代王遂即位世充於東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樣故且赦之至殺蕭銑則大無理他自是梁子孫元非叛臣某問唐史臣論高祖殺蕭銑不成議論曰然通老問以官人待高祖在太宗不當為曰它在當時只要得事成本無救世之心何暇顧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屢經大盜殺之又多不出閭只消磨盡了可學

唐太宗以晉陽官人待高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漢高祖亦自粗疎惟光武差細密

范大天云是高祖處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曰為太宗孝友從來無了却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內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亦只為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爾端蒙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常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變端蒙

因及王魏事問論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

祖不當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真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揚

臣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結君後又不能免難曰只為祇見得功利全不知以義理處之端蒙

太宗納果刺王妃魏鄭公不能深諫范純夫論亦不盡純

夫議論大率皆只從門前過資質極平正點化得甚次

弟不知伊川當時如何不曾點化他先生嘗語呂大云

冊皆只從心中掃過

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

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揚

或謂史贊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矣

自古未知有曰恐不然東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驥

問胡氏嘗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宗之命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母未為穩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南軒款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子以當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瞻望中宗高宗又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子當此時作如何處

言類 卷百一十
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親看那時節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立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率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須便將此樣難處來闡斷了。須要通其他更有好理會處多，且看別處事事通透，後此樣處亦易義剛。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惠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惠未得人，便見它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官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人傑。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着，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道夫。

周莊仲曰：憲宗當時表也者，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見便，恰乏有復用之意。曰：憲宗聰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義剛。

李白見永主璘，反便從吏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即是被人捉着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辯，被追脅李白詩中說王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

立見踈脫必大

顏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
來不知是賊便下兩拜後來知得方罵義剛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
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道夫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
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

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
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

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
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

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

如橋梁道踏井龜圍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

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

便是經濟之學淳
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曰此

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

這箇也不得理會入傑
或問維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

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在為國僧孺所言
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

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
何為也升卿

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為渠作墓志今通鑑所載維州等事此事好底皆是揚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方伯謨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壽昌

唐祖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第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元魏比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祖庸調故隋唐因之有孫唐六典載唐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比周宇文泰及

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祖庸調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宮官甚詳其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人想亦似此樣唐口分是二分世業是八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無過也

節度使收稅皆入其家所以節度富澤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問理道要訣曰是一箇非古是今之書理道要訣亦是杜佑書是箇通典節要方子

朱梁不災而滅無人為他藏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
稍欠必掩得一半揚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歛樂
 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壽昌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
 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
 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
 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此下云所謂神聖其臣莫及
趙普輩皆不及之
 問世宗果賢主否曰看來也是好問當時也曾制禮作樂
 曰只是四年之間煞做了事問今刑統亦是他所作曰
 開寶通禮當時做不曾成後來太祖足成了而今一

征伐一邊制禮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來與他做今
 人卿一邊便不對那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閑
 慢了世宗胸懷又較大胡泳
 五代時甚麼樣周世宗一出便振收三關是王朴死後事
 模樣世宗未死時須先取了熒冀則雲中河東皆在其
 內矣本朝收河東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後契丹嫌劉氏
 不援始取之揚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總見元稹均由圖便慨然有
 意
 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由圖世未之見德明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使
 頭頭地都無此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揚

晉悼公幼年聰惠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
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入接
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
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二箇隋文帝終是
不甚濟事文蔚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六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

戰國漢唐諸子

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
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
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有一處載
其君曰必然云是何言語揚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
之為全似曲禮它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也卑直是少
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斗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
之却詳替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
三歸之溺決不是閑功夫若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
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
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着之并附以亡書
問管仲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
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
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耳如辟雍之義古不可
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樂名無由辨證其初解詩亦疑
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亦有久說辟雍是不
子之書院大學又別子象
國語文字多有重疊無義理處蓋當時只要作文章說得
來多爾故柳子厚論為文有曰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廣

國語中多要說人有不可教則勿教之意廣
問史記云申子甲申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
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
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
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
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
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裡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
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
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著書立言皆有這
箇底意思夫道
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
道小心則畏我而節此二句說得好曰看得荀子資質

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鹿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
便將來說曰楊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楊子說
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
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云云亦只是莊老意思止是
說那養生底夫爾至於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莊之言
駕說爾如遠法師文字與摩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
意然也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
以後來有禪其傳亦如是遠問晉宋時人多說老莊恐
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曰當時諸公只是信他
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汗濁紛擾
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荀子
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孫賀

不要看楊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
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孫賀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
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它莫只
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先生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
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
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楊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
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
退之謂荀楊太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欠甚恕自今
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被今且於自己身上作
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李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

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
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
欲異道何由明陳君舉作夷門歌說荆公東坡不相
合須當和同不知如何和得荀子

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入乎耳而著乎心著音直略切燾

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
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
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
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
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
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入似它見得郊為而天

神格廟為而个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
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
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
撐住襯筆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它費工夫去作
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
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
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自有此工
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
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
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
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
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

淵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
制執賞罰而已他如做處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今
是黃老某嘗說楊雄家無用真是一腐儒也到意處不
是投黃老如友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
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
謔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久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猥
甚好笑荀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
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
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
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
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
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

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真成王通之時
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
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七制之說亦
文武宣光武明章
制蓋以此二典也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
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
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
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畧好此外
盡無那壹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
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
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稍頌之詞
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
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急要做箇孔子

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
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
秦伯三以天下讓它便說陳思主善讓論語說殷有三
仁它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
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它自要
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
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
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
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
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
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令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
夫之顯者續編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

在雖非它之過亦它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焚焚之禍
起于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
它無所顧籍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
通比荀揚又愛別王通開極爽說得廣闊緣它於事上講
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
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
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於大體處有所
欠闕所以如此若曉得高處一着那裏得來只細看它
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
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
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
如此者其病亦以在於不曾仔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

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
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
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它却火急要做許多
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它氣象局促只
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
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
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它言
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
須實有箇人坯橫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
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論荀楊王
韓及諸主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

如德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
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
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
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
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麓王通也
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
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
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
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
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
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時
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

語類 卷一百三十一

三代之書語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
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
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自聖人
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
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
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
其嘗說自孔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
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却也好看只
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
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
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
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

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
認硬趕捉那人來更不問他情願又教它莫要做聲待
我與你說道理聖賢已死它看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
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
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
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
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
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
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已之所說而已何嘗
真實得聖人之意却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
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
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

問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
方謂之善讀書且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入錯解
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為說
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忘人觀
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
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已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
見他有褊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
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
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問楊雄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
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
贊於三百六十六曰下不足者乃益以蹄齏固不是

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
蓋有氣而无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
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其又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
有戰國縱橫之氣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曰伊川於漢
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亦難考但詩注頗簡易不甚泥
章句問文中子如何曰渠極識世變有好處但大淺決
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關朗事與
通羊紀甚懸絕可學謂可惜續經已失不馳集所作如
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書有桓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
可知使榮果有帝王之學則當有以開明帝必不至
為異教所惑如秋風之詩乃是末季不得已又問
足取渠識見不遠却要把握兩漢事與三代世隆近來此

等說話極勝，須是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殺兄，却交代在，又何必為之分說。沙隨云：史記高祖泛舟於池中，則明當早參之語，皆是史之潤飾，看得極好。此豈小事？高祖既許之，明早入朝，而又却泛舟，則知此事經史臣文飾多矣。問：彈位亦出於不得已，曰：固是它既殺元良，又向處去，明皇殺太平公主，亦如此可畏。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關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

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恐似仲舒而純不及。因言魏徵作隋史更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嘗考文中世系，并看阮弼龔鼎臣注及南史劉夢得集，次自因考文中世系，四書不同，殊不可曉。又檢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文稍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曾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老莊中來之。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楊子、雲玉、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者，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腳淺，然却

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它都「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它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親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個「立之」問楊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為「入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

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說，只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着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着他裡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者。來其學似本於老子，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

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贊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
有這人看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
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
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
多故謂之華若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時
楊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
老氏在漢末華難得入似它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
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
人有嚴君平源流且如太玄就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
有陰陽奇耦便有四象如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
陰冬為老陰楊子雲見一二四都破聖人說了却杜撰
就三上起數曼問溫公最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若

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
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迤然
自得退之却見得太細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
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
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
閑言語皆是華也者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南
問先生王氏續經說云云首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
觀其書則固嘗往來於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
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
規模事業無文中子房輩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
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又問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却純正然亦有偏又是丁

般病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然亦只是見得下面一層
上面一層都不曾見得大槩此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
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
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着如正誼
非它真見得這道理董子類然亦

問性者生之質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已有形

狀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
者生之質也辨謂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莊子有
云形體保神各有像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
一物有則之意璘

問仲舒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嘗欲為善欲為惡
皆人之情也道

董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惟突如命者天之
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
不成情非制度不即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
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
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
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淳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
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如正誼明道之言
知自是好道夫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
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

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

了道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即此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長有意為名以正其誼

在浙中見諸葛誠之字能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義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以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

義笑璣

仲舒所五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

劉淳叟問漢儒何以溺心訓詁而不及理曰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季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體而何以謂之全體曰全體須徹頭徹尾見得方是且如康衡論時政亦及治性情之說及到得他入手做時又和只後得此小宗廟禮而已翼奉言見道知王治之象見經知入道之務亦自好了又如只教人主以陰陽司辰貪狼廉貞之類辨君子小人以此觀之他只時復窺見

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迴
於日乎カ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
也日終ヲ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也照今人上蓋初一
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於酉則
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味望
而載魄於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
月相去愈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踰過日
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
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
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
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
於日也故曰其迴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

當改載魄之魄作胎都是曉揚于雲說不得故欲如此
改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
營字恐是榮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經
營之營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說終魄於東終字亦未是
昨夜解終作復高光漸消而復其魄也蓋終魄亦是日光加魄于東而終
之也始者日光加魄之西以漸東滿及既望則日光旋
而東以終盡月之魄則魄之西漸復而光漸滿于魄之
西矣因又說老子載營魄昨白見温公解得揚子載魄
沒理會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
載營魄闕只有此四字而已賴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
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今他并舉其說云聖

人則以魄隨神而動，眾人則神役於魄，據他只於此間
想此強解得着，以解揚子則解不得，是不解，魄做物只
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
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溫公全不
理會修養之學，所以不曉頽濱下生去，理會修養之術，
以令觀之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胡說如手
解也，全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
居也，更是胡說。據頽濱解，老子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
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非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
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
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
門開闔，能為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說退

步不與你爭，如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裡不與你做聲，
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
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
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開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
着那剛強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
云：推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
下。這裡便是它無狀處。據此便是它柔之發用功效處。
又楚詞也用載營魄字，其說與頽濱解老子同。若楚詞
恐或可如此說，以此說老子便都差了。
張毅然漕試問先生，問曰：今歲出何論題。曰：論題云云出
文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笑曰：他
雖有不好處，也須有好處。故程先生言：他雖則附會成

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豈可一向罵他友仁
 請曰頭聞先生之見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
 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
 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巧累二帝三王
 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亦要作一篇文
 字說這意思友仁文中子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
 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得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
 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
 它也有許多人便是裝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
 變然好今折問英邁之士皆宗之升南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好處極多但向上
 事只是老釋如言非老在釋迦之罪并說若云云處可
 見楊曰過法言曰大過之楊
 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
 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主升南
 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
 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
 無一語言及其師兼所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
 者替
 文中子看其書或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
 多是階所未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話雜霸凡事都要
 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

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
 張本做雜霸磁基黃德柄問續書天子之象制詔志策
 有四大臣之象命訓對讚諫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
 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細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
 做好都不識如云鬼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
 舒為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是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
 許多說話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終遠如何唐初諸
 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
 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因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當
 記五峰說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憑處如云
 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
 當鞫問汝宜早參只將這幾句看高祖且教來曰鞫問

如何太宗明白便擁兵入內又云上已召裴寂蕭瑀陳
 叔達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豈有一件事恁麼
 大兄弟構禍如此之極為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此
 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
 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
 殺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
 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
 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
 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箇人君要殺一臣家易為
 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
 後來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
 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文中子謀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顯。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它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答。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

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題者以為重耳。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偽書。麻衣易正是南康載紹韓所作。昨在南康觀其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大率多類麻衣文體。其言險側輕詖不合道理。又嘗見一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在重。至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辭不與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謾

問文中子之學曰它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着問它續詩書意只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它便思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它病處它便思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便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它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明白尋着又問它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如皇極其曾有辨今說權義也不是蓋義是活物推是稱錫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它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但不如此問義便有隨時底意

思曰固是問它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有它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上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問他以心迹分着了便是錯處曰它說何憂何疑也只是外面慈地裡面却不慈地了又問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它意思以方負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着見箇道理了見它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孫又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子方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堂又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

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

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夫

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洒然無累處

文中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

疑又曰窮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

或問文中子借擬古人是如何曰這也是他志大要學古

人如退之則全無要學古入底意思柳子厚雖無然却

又占便宜如致君澤民事也說要做退之則只要做官

如末年潮州上表此更不足說了退之文字儘好末年

尤好燕

韓退之却有此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實

大綱是子韓

器之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

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蔣明之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

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明之又問

四字先後當如何曰去思量久後自有着落震

或問由是而之為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

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節

子耕問定名虛位曰恁地說亦得仁義是實有的道德却

是總名凡本末小大無所不該如下文說道有君子有

小人德有凶有吉是也人傑
當銀詳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

言
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
有仁之道兼之道仁之德兼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
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言
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
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
正備

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
仁之道兼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未要未說到
頂上頭故伊川云西銘原道之宗祖可學
坐井觀天謂天只如此大小是他見得如此須出井來看
方得必大

退之謂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子由古史論
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
這箇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溫公說兼秦處說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
是箇無頭學問孫

韓子原性曰人之性有五最識得性分明將先因問博愛
之謂仁四句如何曰說得却差仁兼兩句皆將用做體
看事之合宜者為義仁者愛之理若曰博愛曰行而互
之則皆用體

韓文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
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子方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它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那性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它文集說多是問過日月初不見它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者如喫糙米飯相似廣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還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

未嘗明說着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至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至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子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先生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楊大醇處便是就論性處說至云但據程子有此議論故問及此先生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皆申末言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

言類 卷之二十七
這一邊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下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着不曾着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

至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十卷是去學文字第十卷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十卷似此樣處甚多先生考訂韓文公與太顛書堯卿問曰觀其與孟簡書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啻有崇信之意否曰真

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賤從那潮州去無聊後彼已說轉了孟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覓得安排位次是恁地於原道中所謂寒而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官室為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裡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寬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流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于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水亦有可觀却不是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為事及賤潮州寂寞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為之動如云乃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

不知太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乃說
 底太顛未必曉得，太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它
 說得恁地好，後便被它動了。安卿曰：博愛之謂行等說
 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為仁，則未有博愛以前
 不成是無仁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
 其不格物所以恁地。先生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
 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首楊淺不濟
 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
 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曰也是。又曰：淳錄云：問禪，李
 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鹿說到梁達摩來方說那心性
 然。士大夫未甚理會，信向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
 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

向裡者無不歸他。去韓公當初若早自有向裏底工夫，亦
 早落在中去了。又曰：亦有一般人已做得工夫道理，工
 已有所見，只此小近似處，不知只是近似，便把做一
 般這裏才一失脚，便陷他裏面去了。此等不能然亦間
 有然者。

退之與太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却罵以為退之家
 奴隸，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為之復假托歐公語以
 自蓋，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
 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它好
 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
 好處來說。

退之晚來覺沒損身已處，如指聚許多人博塞，去為戲所

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至海上見太艱
鮮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
事物浸亂此是退之死歎樂夫莫年賣馬遺妻後亦落
莫其詩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已處却
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
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
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幾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
更盡而寢率以為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却不衰先生
曰東坡蓋是來雜此佛老添得又開熱也
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
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
之饜而飲之使自適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

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磨礪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家好人多不知
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
象自別個

臣顯道曰新史做得韓退之傳較不甚實先生曰新史最
在後收拾得事須滿但是它要去做文章刻地說得不
條達據某意只將那事說得條達便是文章而今要去
做言語刻地說得不分明
韓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誌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狀翱
作得行狀絮但湜所作墓誌又頗蹶李翱却有本領
如復性書有許多思量歐陽公也只稱韓李一墓誌一退
之却喜皇甫湜却不甚喜李翱後來湜為退之墓誌
却說得無緊要不如李翱行狀較真無蓋李翱為人較

福類
卷之三十一

升實皇甫
浸較落龜

浩曰唐時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浩
曰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龜迹至說道理却
類佛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自處又却不
錯亦未易議浩云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
象太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浩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平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
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
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
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声湏切孔 瞞人如裝墨
戲放煙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白擔當道自視如
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却只是詞賦好是甚

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察之復
詞賦爭辨上臨了又却只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
見人之工拙易考而爭者只此而已者大可笑也 個
韓退之及歐蘄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
頭帶說得此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